

长篇小说

# 邪恶催眠师1

翻开本书，带您见识催眠师之间正与邪的斗法，  
了解这个隐秘而又无处不在的神秘世界。

周浩晖 著

卷外卷

 海南出版社  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第1卷第1期

# 邪恶催眠师<sup>1</sup>

THE DARK PSYCHIC  
THE DARK PSYCHIC

周浩晖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邪恶催眠师<sup>1</sup>

周浩晖 著



海南出版社  
HAINAN PUBLISHING HOUSE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邪恶催眠师三部曲:全3册 / 周浩晖著. — 海口:  
海南出版社, 2018. 3

(刑警罗飞系列)

ISBN 978-7-5443-8028-7

I. ①邪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2930号

---

## 邪恶催眠师三部曲

作 者 周浩晖  
责任编辑 王振德  
执行编辑 徐雁晖  
特邀编辑 汪林玲  
封面设计 刘 倩  
印刷装订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 
策 划 读客图书  
版 权 读客图书  
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  
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 
邮 编 570216  
编辑电话 0898-66817036  
网 址 <http://www.hncbs.cn>  
开 本 700毫米 x 990毫米 1/16  
印 张 58.25  
字 数 820千  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 
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3-8028-7  
定 价 16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请致电010-87681002(免费更换,邮寄到付)  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# 目录

- 第一章 啃脸僵尸惊现中国街头 /1
- 第二章 神鬼莫测的“瞬间催眠术” /23
- 第三章 被催眠的警察会做出什么事 /54
- 第四章 催眠高手的聚会 /81
- 第五章 刑警罗飞陷入“催眠圈套” /113
- 第六章 一场不可思议的催眠表演 /147
- 第七章 与催眠师的零距离接触 /185
- 第八章 看守所囚犯疑似被“集体催眠” /231
- 第九章 邪恶催眠师真正浮出水面 /268
- 第十章 如何用催眠术谋杀一千万人 /300
- 尾 声 /331

## 第一章

# 啃脸僵尸惊现中国街头

### 01

深秋时分，龙州街头已经有了三分寒意。不过这点寒意并不能阻止都市男女们上街消遣的兴致，尤其是在周末的傍晚。

文汇路是老城区的商业中心。和新区的商业中心相比，这里的大楼多半矮旧，不够摩登气派。但老区也有老区的特色，比如说城内很多老字号都在此处聚集，这对本地市民的吸引力巨大。所以每到营业高峰段，文汇路上总是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

罗飞坐在路边的一个台阶上，看似在无聊发呆，可他的眼神和思绪却没有一刻停歇。

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，留着一头短发，平额方脸，浓眉剑目。他的个头不算很高，体格也难言强壮，但却透着一种硬邦邦的苍劲气质。即便是端坐不动，这股气质也傲然弥漫于他的周身，令人过目难忘。

罗飞已经在这里坐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他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，乐此不疲。

每个人都是存在和经历的结合体——有些已经发生，有些即将发

生——罗飞正在研读他们。

不远处的商场门口，一个女孩吸引到罗飞的注意。

女孩很年轻，也很漂亮，她嘟着嘴，脸上的表情僵硬，显然并不快乐。从身姿上来说，女孩并拢腿站着，双手提着小包垂在身前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保护的姿态，但她的下巴却微微扬起，带着一点点的攻击性。

罗飞能感受到女孩的心情：七分委屈，三分气恼。而对方的目光焦点必定就是导致她如此情绪的源泉。

不出罗飞所料，那源泉是个同样年轻的小伙子。

小伙子的帅气恰能与女孩的美貌相配。从服饰穿戴来看，他的经济情况应该也不错。现在他正背离女孩的方位远去，他的脸部肌肉绷得紧紧的，显得怒气十足。

两个约会的年轻人刚刚发生了一场争吵。罗飞开始揣摩两人的心境并借此预测这场纷争的结果。

女孩站在原地不动，看起来她不希望此行就此结束，她还在等待男人回来。那么男人呢？他是真的决绝离去吗？

罗飞觉得不是，因为男人脸上的愤怒过于夸张了。一个如此愤怒的男人怎会轻易离开？他应该把愤怒宣泄出来。

没有宣泄就离开，这个男人可能很失望，也可能很无奈，但不应该很愤怒。所以这愤怒不是真实的，它只是一种“外交”手段。男人正通过伪装的愤怒告诫对方：我已经受够了你的任性和无理，我不可能对你一再忍耐！

女孩呢？她能看破这一点吗？在罗飞看来，那个男人其实已破绽百出呢。

男人走路时摆臂很大，但脚下的步伐却不快，也就是说他离去的姿态远远大于他离去的速度；已经有两辆空驶的出租车减速经过他的身边，可他却未瞥一眼，而他前进的方向既无公交站、地铁口，更不是大厦的停车场所在。这一切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

可女孩偏偏没看出来。这也难怪，恋爱中的女人本来就是一种低智商的生物。她的目光一直紧紧地追随着那个男人，委屈和气恼在消失，

慌乱和绝望的情绪取而代之。

如果眼睛能说话，那女孩一定已经大喊出声了。

罗飞认为男人很快就会赢得这场战争——他将要到达一个红绿灯口，而女孩一定会在对方过马路之前认输挽留。

可惜男人却在这关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，他居然回头看了一眼。

罗飞理解这一眼应该带着最后通牒的意味，同时男人急于将脸上的愤怒情绪再次传递给对方。可惜他这次回眸实在太笨拙了——他第一眼居然没有找准女孩的方位！当他扫动目光开始搜寻的时候，情势便在瞬间逆转。

女孩用充足的时间准备好冷冷的一笑，迎着男人的目光抛了出去。然后她便转过身，独自一人走进了商场。

男人愣住了，他在红绿灯前踟蹰良久，彷徨难决。罗飞暗自笑了笑，把目光移向别处。他不需要再看了，他知道这对恋人必将在商场内重归于好。

观察和分析，这是罗飞最大的兴趣爱好。而千变万化的人性，永远是他眼中最理想的观测对象。作为一名刑警队长，他从不把空闲的时光浪费在办公室里，他宁愿像这般独坐街头。

这么多年来，罗飞自己也不记得观察过多少人了。反正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；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——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情节都曾在他眼前出现。他几乎已阅尽了人生百态。

可他却从未厌倦。

就像今天，如果不是接到了队里的电话，他有可能在这里一直坐到天黑。

但电话来了，他就不得不走。

因为警情就是命令，不容违抗的命令。



案发地点在五个街区以外的阳和路，与文汇路相比这里要偏僻许多。即便如此，警戒线外仍然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。

罗飞分开人群进入了警戒圈，首先迎上来的是个矮个子的中年男子，罗飞认得此人正是当地派出所的张所长。辖区内出了大案子，他当然会最先到场。

“罗队，来了啊。”张所长主动打了招呼，并且伸出了右手。

罗飞也伸手和对方握了握，同时问道：“大概什么情况？”

“有个家伙当街行凶，被我们的巡逻民警击毙了。”张所长一边说，一边向圈子核心处瞄了一眼。罗飞早就注意到那里躺着一具尸体，他本以为那是凶案的受害人，谁知却是行凶的嫌犯。

死者是个又高又胖的男子，看年龄大概二十来岁，他上身穿一件款式过时的夹克，下面牛仔裤配着皮鞋，略有些不伦不类。致命的枪伤在额头正面，一弹穿脑；此外在右腿膝盖附近还有另一处枪伤。罗飞判断开枪的警察应该是先击中了死者的右腿，但嫌犯顽恶，仍继续行凶，警察不得已才开了第二枪，当场爆头。

紧挨着尸体停着一辆马自达轿车，车前盖有一处轻微的凹陷；驾驶座的车门敞开着，车座、车窗以及附近的地面上都留下了斑斑血迹。

罗飞问道：“这是嫌犯的车？”

张所长摇头道：“是受害人的。”不待罗飞追问，他又详细解释说，“受害人驾车首先和嫌犯发生了碰撞，这才导致对方行凶报复。”

“哦。受害人呢？送医院了？”

“是的。伤得很重。”张所长一边说一边咧着嘴，用夸张的表情来渲染受害人的伤势。

罗飞的目光在车里车外细细地搜寻了一遍，又问道：“凶器呢？”

“凶器？没有凶器……”

“没有凶器？”罗飞不太相信。受害人伤势严重，现场民警被逼开枪，这都说明嫌犯的攻击力很强。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哪有这么大的威胁？难道他是个练家子？可是死者体态臃肿，肌肉松弛，根本不像是有人功底的人。

“他是用牙咬的。”张所长再次咧了咧嘴，然后又进一步描述道，“把那人半张脸都吃掉了！”

吃人？罗飞略略一惊。他转身走到死者的尸体旁，蹲下来仔细查看。

死者的脸上满是未干的血迹。罗飞曾以为这些鲜血是从额头弹孔流出来的，现在却发现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嘴部。这也印证了张所长提到的“吃人”之说。

透过鲜血可见到死者的表情。他圆睁着双眼，脸上的肌肉扭曲狰狞；而令人印象最深的则是他的双颊——那里的肌肉绷得紧紧的，带动牙关死命咬合起来，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嚼碎。

就在罗飞研究尸体的当儿，又有一行警察进入了警戒圈。罗飞抬头瞄了一眼，原来是刑警队的增援力量赶到了。这其中有两个人他最熟悉，一个是法医张雨，另一个是他的助手小刘。

小刘赶过来向领导报到，张雨则在第一时间蹲在罗飞身旁，和他一同查验尸体。

罗飞吩咐小刘：“现场拍照，找目击者做笔录。”小刘领命到一旁张罗去了。罗飞这时又碰碰张雨的胳膊肘，说：“借我一只手套。”

张雨从随身的工具箱里拿出一副专用手套，他把右手的给了罗飞，自己则戴上左手那只。

罗飞戴上手套，用拇指和食指按住死者的双唇，上下一扒拉，露出了唇下紧咬的牙关。

牙齿已经被血液染得鲜红，一块黏糊糊的肉状组织夹在两排牙齿之间，其边缘散碎淋漓，显然是被活生生撕扯下来的。

张雨凑近看了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死者当街行凶，是被巡逻民警击毙的。”罗飞扼要地解释说，“他嘴里的这块肉……应该是受害人的脸颊。”

张雨一怔，下意识地往自己脸颊上摸了摸，愕然问道：“怎么个情况？”

“听说这家伙恨不得把受害人给吃了。你看看他的眼睛……”

张雨也觉得有些异常，死者的眼睛瞪得老大，但目光却空洞无神，灰蒙蒙地如罩了层雾纱。这不像是个被当场击毙的凶犯——通常那些亡命之徒的目光中会包含着强烈的情绪，或愤怒、或癫狂、或恐惧、或绝望。

这时罗飞反过来问张雨：“你觉得是怎么个情况？”

张雨把鼻子凑到死者嘴边闻了一下，然后摇头道：“没有醉酒——那可能是精神病，也可能是吸毒了。”

“这方面你是专家，我等你的分析报告。”罗飞一边说一边站起身，举目在现场四下搜寻。

一旁的张所长主动上前搭话：“罗队，你要找什么？”

罗飞的视线停在警戒圈的东南角上。那里停着一辆110巡逻车，几个巡警围着后车门，或坐或立。

张所长介绍说：“击毙嫌犯的巡警叫陈嘉鑫，就是坐在车前的那个小伙子。其他几个人是后面赶来增援的。”

罗飞“嗯”了一声，迈步走到巡逻车前。他知道巡警队的同志对自己并不熟悉，所以特意拿出证件展示了一下：“刑警队，罗飞。”

“哦，是罗队长。”小伙子们虽然没有见过罗飞，但也早有耳闻。他们纷纷侧身让行，唯有陈嘉鑫仍纹丝不动，他支起双手撑着自己的脑门，不知在沉思些什么。

罗飞上前招呼说：“你是陈嘉鑫吗？”对方却像没听见似的，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

旁边的一个巡警看不过去了，便伸手在那家伙肩头推了一把，大声喊道：“陈嘉鑫！”

陈嘉鑫“啊”的一声抬起头来，他的神色惶然，像是吓了一跳。

同伴冲罗飞努努嘴，提醒说：“刑警队的罗队长来了！”

陈嘉鑫慌忙站起来，语无伦次地说道：“罗队长，你……刚才，我……”

罗飞看出来：小伙子并不是傲慢无礼，他只是太紧张了，情绪很不正常。罗飞便摆了摆手，示意对方稳稳心神。

陈嘉鑫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试图将那些不快的记忆从脑中抛开。可他的目光却又不自觉地向着嫌犯陈尸处瞥去。死者血肉模糊的面庞刺激着他的神经，令他的嘴唇微微颤抖起来。

罗飞揽住对方的肩头，冲背离尸体的方向轻轻一扳，说：“我们去那边聊吧。”小伙子失魂落魄地转过身，跟随罗飞走到了车尾。此处被巡逻车遮住，不会再看到那具尸体。

站住脚步后罗飞问了声：“抽烟吗？”

陈嘉鑫木然摇头说：“不会。”

罗飞“嗯”了一声，扭头招呼道：“拿瓶水过来！”立刻有人从巡逻车里拿出瓶矿泉水递给罗飞，罗飞又转交给陈嘉鑫。

陈嘉鑫拧开瓶盖，仰脖子“咕嘟嘟”连喝了好几口。罗飞则趁这个机会细细打量着对方。

小伙子看起来年轻得很，皮肤白净，面容清秀。相对巡警这个职业来说，他的身形有些瘦弱。如果脱去这身警服，罗飞宁可相信这是一个刚刚毕业的，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学生。刚刚亲历了一场血腥的凶案，小伙子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。

一下子喝了大半瓶矿泉水，陈嘉鑫这才停住。

罗飞用尽可能平淡的语气问道：“第一次开枪？”

陈嘉鑫一口气还没倒上来，只能无声地点点头。

罗飞笑了笑，说：“你运气不错。我从警八年之后，才第一次在现场击毙凶犯。”

陈嘉鑫冲罗飞眨着眼睛，露出将信将疑的表情。

“真的。”罗飞耸着肩膀说，“而且我当时比你现在还紧张呢。”

陈嘉鑫立刻摇头：“这怎么可能？你可是我的……我的偶像呢。”

“哦？”罗飞哑然失笑，这是第一次有人把“偶像”这个词用在他的身上。

陈嘉鑫看着罗飞，很认真地说道：“我本来想去刑警队的，可我们

领导不让。”

“你们领导？”

“就是张所长，我一开始在他手下当片儿警。”

罗飞点点头，对小伙子的履历大概有数了。眼见对方的情绪松弛了不少，罗飞准备把对话引入正题，他伸手往陈尸处虚点了一下，问：“跟我说说吧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”

小伙子喃喃说道：“我是迫不得已才开枪的……那家伙就是个疯子！他会把那个人咬死的！”

“你别着急……”罗飞伸手在对方肩头轻轻一拍，“慢慢说，从头开始。”

陈嘉鑫仰头长吁了一口气，在“偶像”的安慰和鼓励下，他终于有勇气沉下心绪，重新回顾那可怕的一幕……

陈嘉鑫在傍晚五点十七分接到了110中心的指令，说阳和路交通银行附近有个男子正在骚扰过往行人。陈嘉鑫很快来到通报地点，果然看到便道上有一个高胖的男子行为异常。他让司机把巡逻车靠边停下，自己则步行走上便道查看。

胖男人看到有警察过问，便转身往马路对面躲避。但他刚刚走上马路就和一辆马自达轿车发生了碰撞。因为司机及时踩住了刹车，胖男人只是摔了一跤，并无大碍。司机打开驾驶室的车门探身查看，同时陈嘉鑫也赶到了车祸现场。看起来一切皆在控制中，然而恐怖的事情却毫无征兆地发生了。

胖男人从地上突然起身，猛地将司机推倒在驾驶室里。他用沉重的身躯压在司机身上，令后者毫无挣扎反抗之力，随后他便张嘴去啃咬对方的脸庞。

那可不是市井街斗时的撒泼招式，而是如野兽一般的疯狂撕咬。司机凄惨高呼，他的一块脸颊很快就被胖男人连皮带肉咬了下来，霎时间鲜血淋漓，惨不忍睹。

胖男人将那块皮肉嚼了几下，竟吞进了肚子里。然后他又继续往对方的脸上啃去。陈嘉鑫在车门外数次拉扯警告均无效果。危急关头，陈

嘉鑫只好连开三枪，一枪冲天示警，一枪打在胖男人腿上，最后一枪则直接爆头。暴行终于结束，这时司机的半边脸颊几乎被啃光，早已疼得昏死过去。

惊魂甫定的陈嘉鑫先打了120急救电话，然后又向指挥中心通报求援。各路人马先后抵达，急救车把司机送往医院，罗飞也赶到了事发现场。听完小伙子的讲述，罗飞越发觉得此事蹊跷。其中的某些细节还得详加询问。

“最初的报警电话说那家伙在骚扰过往行人，具体是怎么个骚扰法？”

“我来的时候，他正伸手去拉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，那人骑得很快，被他拉了一下但没拉住。”

“你当时有没有觉得他不正常？”

“绝对不正常。他走路的姿势就很怪，我还以为他是喝多了。后来走近一看，又觉得不对。他的脸色煞白煞白的，呼吸特别急，就像得了重病一样。”

“那他后来攻击受害者的时候，还像是生病的样子吗？”

“不像，他的力气好大。就算多来两个人，恐怕也拉不开他。”

“你打伤他的右腿时，他有什么反应？”

“他只是仰起头大叫了一声，随后又去咬受害人了，对自己的腿伤根本不管不顾。”

这几番问答的同时，罗飞已在心中展开分析。死者在案发前便表现出了攻击性，所以车祸未必是这起血案的直接诱因；死者像是生患重病，可他的身体机能却很好；从他受伤后的表现来看，此人的感官系统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但他的思维像是被某种异常的情绪控制了，这才导致一系列的反常举动。

“好了，你先休息休息。等会儿我的助手会给你做份笔录。”罗飞觉得差不多了，便向陈嘉鑫告辞。就在他迈步要离去的时候，陈嘉鑫忽然又喊了声：“罗队长。”

罗飞停步转头：“怎么了？”

陈嘉鑫默然片刻，问道：“我是不是很差劲？”

罗飞认真地摇着头说：“没人这么认为。”

“我打死了那个人，受害人也受了重伤。”陈嘉鑫满脸沮丧，“这不是最坏的结果吗？我什么都没阻止。”

“这是突发事件，本来就很难处理。”罗飞想了想，又问，“如果你对自己不满意，那你告诉我，要怎样做才有更好的结果？”

陈嘉鑫想了一会儿，自己也找不出答案，只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愣。

“先别想太多了，我们回头再聊。”罗飞有些无奈地拍了对方一下，然后便转身绕到了巡逻车外。不远处的张所长见状立刻迎了上来。

“这孩子不听劝啊。在派出所当个片儿警最好，巡警什么的根本不适合他。”张所长往车后努了努嘴，又道，“他还想当刑警呢，你看是那块料吗？”

罗飞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他快步回到了核心现场。张雨看起来已经完成了一轮验尸工作，正把沾满了血污的手套摘下来。

罗飞凑上前询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现场也就这样了。”张雨摊摊手说，“具体的还得回去做血样分析。”

罗飞“嗯”了一声，同时他的目光转向了警戒圈外，那里的围观人群似乎有些骚动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罗飞冲着助手小刘喊了一嗓子。后者连忙赶过来解释：“记者来了，我们的人在阻止他们拍照。”

罗飞知道记者难缠，便皱眉道：“别跟他们起冲突。赶紧把现场清理干净，撤！”

“明白！”小刘招呼起刑警队的弟兄，麻麻利利地把死者装进尸袋。警戒圈外的记者也突破了重围，抓紧机会“咔嚓”抢拍一气。

罗飞等人各自上车，派出所的同志则留在现场善后。在车上罗飞吩咐道：“尽快把死者的身份背景查清楚。然后把现场周边的录像都调出来。”

小刘应了一声，见罗飞好像还有话要说，便眨着眼睛等待下文。

“刚才那个巡警队的小伙子，叫陈嘉鑫……”

“嗯。”小刘拿出笔记本记下了这个名字，又问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去运作运作，争取把他调到刑警队来。”罗飞眼望着窗外说道。

### 03

一个失去自控能力的嫌犯暴力袭击路人，被巡警当场击毙——这是罗飞最初对此案的定性。“啃食人脸”的情节虽然极具惊悚效果，但罗飞对此并不十分关注。就像陈嘉鑫描述的，那是一个疯子。疯子的行为常人无法理解。曾经有精神病人把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杀死，并割下头颅提在手中游荡；还曾有一个瘾君子吸毒后竟然把自己的胸腹剖开，掏出内脏砸向对峙的警察……作为一名从业二十多年的老警察，罗飞对如此种种早已见怪不怪。

只要弄清楚那家伙失控发狂的原因，就可以写报告结案了。罗飞觉得这最后一步也没什么难度，尽可以交给小刘他们完成。回到了刑警队之后罗飞在单位食堂吃了晚饭，静待前方的消息。

出乎罗飞的意料，案件却渐渐变得扑朔迷离。

首先是小刘摸清了死者的身份背景。

胖男人名叫姚柏，今年二十六岁，是本市一家IT公司的技术员工，单身，与父母同住，本人和家族成员都无精神病史。据家属和同事反映，姚柏性格内向温和，平时生活简单，无不良爱好。今天是周末，姚柏在家吃完午饭后睡了个觉，然后便外出休闲玩耍。他离开家的时间大约是下午两点钟左右，当时他的状态并无任何异常。

既无精神病史，又无不良爱好。这样一个寻常的男子怎么会在短短三小时变身为嗜血狂魔？罗飞正觉得蹊跷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来电者正是张雨。

“血检结果出来了——”法医在电话中说道，“没有喝酒，也没有服用毒品。”



“那你查出什么了？”

“什么也没查出，一切正常。”

罗飞愣住了，片刻之后他有些不甘地说道：“我的手下刚刚汇报过，死者没有精神病史。你说血检一切正常……那他怎么会变成那样？”

“调查案情是你的责任，我只能保证尸检结果的正确性。”张雨首先强调了自己的职业立场，顿了顿之后，他又补充道，“如果你一定要听我的分析，那我觉得他在案发前可能受过严重的精神刺激。”

这句话点醒了罗飞，他转而又拨通了小刘的手机，下达了进一步的指令：“查清姚柏在案发前两小时的活动轨迹。有录像资料的全都拷下来，带回队里分析！”

晚上十点来钟，小刘回到刑警队，他带回了罗飞想要的监控录像。

案发现场离路口的红绿灯不远，附近有好几个摄像头，相关的录像也最容易调取。

时间显示五点十五分，胖男子姚柏第一次在案发地出现。他当时由东向西步行于马路南侧的人行便道上。正如陈嘉鑫所说，此人走路的姿势很怪，看上去极为诡异。

他耷拉着脑袋，两只胳膊垂在身体前方，双腿机械式地交替摆动，步伐缓慢蹒跚。在行进的过程中，他的脚掌一直紧贴在地面上，无力抬高半寸。这番动作就像是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死囚。

可接下来的录像又表明，他的手脚是完全自由的，根本未受束缚。

一个女人走进画面，向着姚柏迎面走来。姚柏开始愣愣地瞪视着对方。等女人走到身前，他突然抬起双臂迎过去，像是要来个深深的拥抱。女人被吓了一跳，连忙躲到一旁。姚柏跟过去还要继续纠缠，女人一边拿手机打电话，一边加速跑出了画面。

根据女人打电话的时间点，可以看出正是她向110报的警。

姚柏骚扰女人未果，又继续蹒跚向前。几分钟之后，对面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子。姚柏先是侧身让在一旁，等那男子擦身而过之时，他忽然抬手拉了对方一把。骑车人被拉得一晃，险些摔倒，不过那人车技